

# 救世理念與歷史唯物主義

黃鳳祝

## 本雅明的政治哲學

本雅明認為與不幸生活的決裂，追求幸福空間的行動，都脫離不了政治行動，也必然引導出有關彌賽亞的理念。本雅明認為，彌賽亞的理念，就是政治革命的動力。在無階級社會的後面，是一個彌賽亞的仁慈社會。

## 記憶是過去的舞台

一九三三年本雅明被迫流亡，開始長期漂泊不定的生活。在漂泊中，除了記憶之外，什麼都沒有。正是在

這一境遇中，本雅明用記憶書寫了《柏林紀事》和《柏林的童年》等一系列文章。溫暖的生活只能在回憶中捕捉，他試圖從寫作的記憶中「尋找失落的時間」。

關於記憶和記憶的表達，本雅明指出：

記憶不是勘察過去的工  
具，而是過去的舞台。記憶  
是尚能見到的媒介，就像土  
地是媒介一樣，無生命的城

市就會倒塌在土地上或被掩埋。誰想接近自己被掩埋的過去，就必須像一個男人一樣，時刻準備深層次地向下挖掘。

感性的記憶作為研究城市的歷史媒介，作為寫作手段，是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提出的理念和方法。普魯斯特認為只有感性的回憶，才能賦予已經消逝了的東西一種新的生命力。他厭惡為了作品的需要而虛構情節，作品所要表達的是人的內心世界和生活的真實，而這種真實在商品世界的拜物主義中早已消失。

本雅明的城市研究對象

遍及莫斯科、柏林、巴黎以及歐洲許多其他城市。他關注人與環境的感性關係。他把可感知到的空間和事物切成碎片，然後拼貼，讓讀者震驚。從震驚中喚起記憶，把過去的記憶植入現實的世界中，作為那還未來到世界的警惕，以免重複那些無必要的錯誤。本雅明在感知上使用微觀的生活感知法，在分析上則運用了宏觀的社會分析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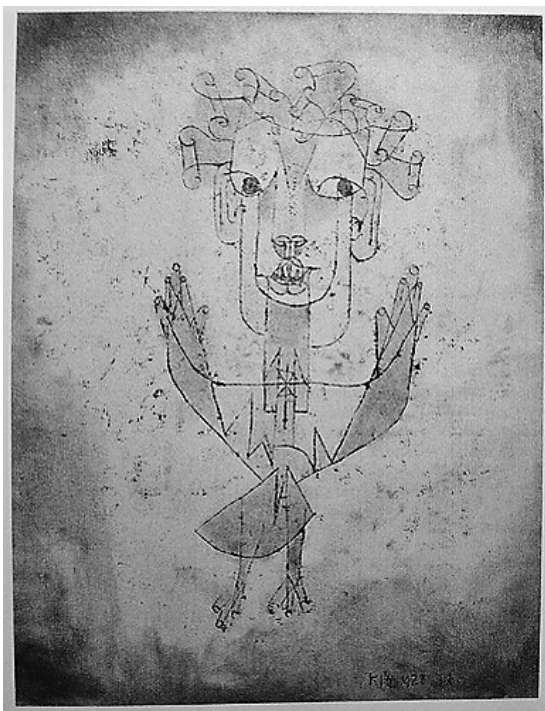
本雅明這種研究和批判歷史的獨特方法，融合了馬克思的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和普魯斯特的深層記憶挖掘理論，還受到了猶太教神秘主義、波德萊爾（Charles Bau-

delaire, 1821-1867）的象徵主義以及洛采（Rudolf Heermann Lotze, 1817-1881）的移情主義影響。

## 只有彌賽亞能予人幸福

本雅明認為人必須執著於自己的信仰，但是過於執著，以致不能容納別人的信仰，並強烈要求別人歸順或皈依自己的宗教，是值得反思的。本雅明指出，只靠傳教意識，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。

西方文化雖然極為強調信仰自由，但宗教的容忍性卻是零。猶太教徒、伊斯蘭教徒和基督教徒都認為自己的宗教是唯一的真理。兩千



克利畫作《新天使》一直陪伴着本雅明到處流浪。  
(picasaweb.google.com)

年來的殘酷爭鬥，並沒有解決問題。現代西方政治信奉資本主義民主，不能容忍其他的政治制度，把人塑造成為「單向度的人」，是一種「單行道」的作風。

一九一九年年初，本雅明結識了布洛赫（Ernst Bloch, 1885-1977），並答應為布洛赫的著作《烏托邦的精神》（*Geist der Utopie*）撰寫書評。在這本書中，布洛赫闡述了其有關美學和社會哲學的思想，鼓吹救世主義。布洛赫認為，彌賽亞（Mes-

ias）的來臨，就在人類徹底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到來。布洛赫的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救世理論，是對本雅明思想的一種衝擊。但是本雅明不相信，彌賽亞的到來，是歷史實踐的一種結果，彌賽亞會在「末日審判」的那一天到來。彌賽亞不

是在歷史發展到終結時出現，彌賽亞的出現是為了斬斷歷史的發展。技術進步無法切斷歷史的發展，因為歷史的決裂，早已被無限圓滿性的理論預先判決了。

在《論歷史的理念》一文中，本雅明指出：歷史唯物主義如果能夠與神學結合，那麼在實踐中將所向披靡。歷史是講述過去的事。追求的是救贖。救贖是手段而不是目的。彌賽亞是未來。只有彌賽亞能夠

給予人類幸福。歷史沒有目的，所以歷史也不可能有所結。只有彌賽亞才是人類社會的目的和完成。

### 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

在這裏，本雅明將幸福的理念與彌賽亞的信念合為一體。人類救贖的行動，本身將會成為歷史的內涵，成為最後審判時的供詞。對本雅明來說，如果這個世界上，不存在一個彌賽亞的時代，那麼所有的救贖都是虛無。

本雅明認為，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念存在兩個環節：關於無階級社會的理念和彌賽亞時代的理念。但是，馬克思在強調無階級社會時，將彌賽亞時代的理念邊緣化了。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在解放自己後，將解放全世界。馬克思的這種理念，把無產階級作為拯救這個世界的主體，本來就是一種猶太教的救世理念。他用

無產階級這個主體，代替了救世主彌賽亞的理念。本雅明認為無階級的社會並不是歷史進步的最終目的，希望能從不幸的政治情景中走出，使社會不再重複出現不幸的人。這種與不幸生活的決裂，追求幸福空間的行動，都脫離不了政治行動，也必然引導出有關彌賽亞的理念。本雅明認為，彌賽亞的理念，就是政治革命的動力。在無階級社會的後面，是一個彌賽亞的仁慈社會。

本雅明的救世理念，就是從資本主義醜惡的一面着手，用令人震撼的記憶碎片重組，編織成對人類空間和人類時間的批評，來激發社會的道德力量，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。在《單行道》和《巴黎拱廊》的寫作計劃中，本雅明以揭露資本主義的醜惡為起點，為的是等待美好的彌賽亞時代的來臨。

（作者是上海同濟大學歐洲文化研究院教授。）